

T2514/032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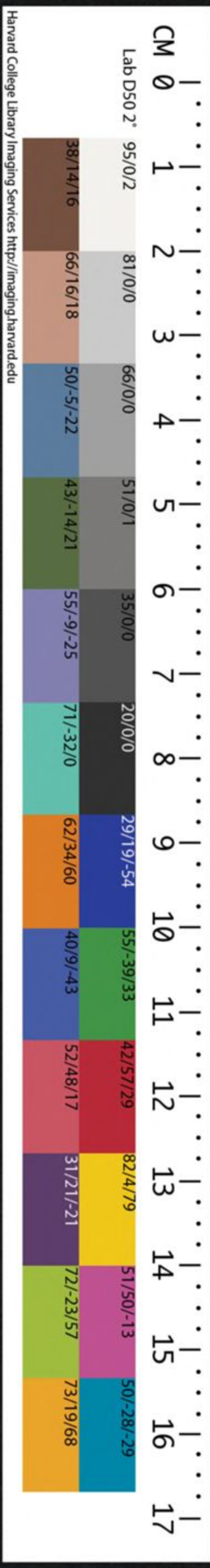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6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二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九號



唐書名賢歷代碑論卷第四十五

昭帝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李德裕子由

傅介子斬樓蘭王溫公

宣帝

昌邑王王元之霍光東坡溫公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溫公

蕭望之救韓延壽溫公宣帝詰責杜延年東坡

黃霸東坡張安世少游趙充國東坡

元帝

用儒李德裕 孫明復

渡邊千秋
精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五

渡邊千秋藏

昭帝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

小訂文庫

傅介子斬樓蘭王

溫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宣帝

昌邑王

王元之東坡

霍光

陳無已東坡

溫公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

溫公

蕭望之殺韓延壽

溫公

宣帝詰責杜延年

東坡

黃霸

東坡

張安世

少游

趙充國

東坡

元帝

用儒

李德裕

孫明復

渡邊千秋藏

任用恭顯 李德裕 吳筠 溫公 白樂天

免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 溫公

貢禹 溫公

韋元成 少游

王昭君 程晏 六一 二疏 東坡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鳴鴉之詩作

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盜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親充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任信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也

子由曰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

將軍出都肄即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
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
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
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
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
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
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
矣大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
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
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咸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
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
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
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
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
恠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
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
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
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刺
曠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
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

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
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
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
彊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乃臣之職
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繼之以馳騁
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
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
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
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傅介子斬樓蘭王

○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
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
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帛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
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用盜賊之謀於蠻
夷不亦可羞乎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昌邑王

王元之曰社稷不可以忽忽之者必見遽亡富貴
不可以驕驕之者鮮能長守昌邑賀之謂乎統絕
世之盛業居一人之尊位謂社稷可以輕忽富貴
可以驕矜奔喪而不能悲載女子以為悅在服而
不能哭稱嗌痛以為辭求長鳴之雞採積竹之杖
變色益目淫聲塞耳將隳漢朝律秦暴青天既

缺孰為鍊石之人白日已傾立待揮戈之手故得
霍光盡忠延年嘉議乃曰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
今將軍廢賀於昌邑今古一也何疑焉于是按劍
示衆升階逼尊下君於殿堂解君之璽綬出彼內
禁囚諸外藩芟荒穢於宮中平瘡痍於闕下夫如
是則青天之缺不鍊石而自平白日之傾詎揮戈
而再午故曰漢之伊尹也然則太甲改過復享三
十二年之帝而湯嗣中興尹之功也賀之見廢除
二十七日之禮漢祚不泯光之力也大哉成湯之
為君也未沒而安宗廟於尹其惟任賢矣孝武之
為主也臨終而屬社稷於霍光其能知人矣知扶

湯漢之祚賴伊霍之德也嘗試論甲尚復興賀終見廢事君之道也為臣之義不亦闕乎夫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為過矣且甲之放也言止暴亂賀之廢也極於荒淫何使不早圖之養成其惡姦佞為黨忠賢受誅則霍光何以為謀延年不復與議人臣陷於塗炭宗社變於丘墟又何難哉云云

東坡論霍光疏昌邑王罪曰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

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言謀明矣特其事祕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邪

霍光

東坡曰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所試皆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

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不

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

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溫公論光薨禹等謀反誅夷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圖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

況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陳無已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也光承武帝

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
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
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知而
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喪而宣立旣不能去
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
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
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
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
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
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
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

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
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
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
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
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持其才有能否爾雖
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
後宮而光以爲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
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
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
惜乎不之盡也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

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所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迺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蕭望之殺韓延壽

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類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

不亦甚哉

宣帝詰貢杜延年

東坡曰古者賢君用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卿不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之既進則褒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黃霸

東坡曰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教化庶幾乎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攬肉小數陋哉頽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鷓爲神雀不知頽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張安世

少游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

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為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為臣而去乎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而子禹謀反夷宗

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出聞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

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祈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愚

之不與安世矣

趙充國

東坡曰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沮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
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皆遵
稟無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
於人曰某事吾常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
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
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惟才不及
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
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庭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
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
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

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
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
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
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
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
東氣俗故著云爾

用儒

李德裕曰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
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
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
宣帝任法審刑總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

歷數三代以及元帝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
贊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
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
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
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
豈能墮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
堪者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
用羽寵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
豈得謂之優繇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自
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

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牽於文義乎於讒邪
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繇亮直貢薛
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
從容守位未嘗犯顏于主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
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
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
抑又甚焉王業旣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
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
是言

孫明復書元帝贊後曰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
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
元帝卽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
貢薛韋匡爲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爲腹心是時
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
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
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
之濫莫復敢有抗言于時元帝昏然不寤益信恭
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
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贊稱上少而好儒
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云云噫史固所謂牽
制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常怒元帝言

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
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
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
去儉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
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
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卽位登
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
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任用恭顯

李德裕曰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

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司馬溫公論京房宴見言恭顯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吳筠京房詩曰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洞幽贊神奧咸發揮如何疾元惡不悟禍所歸謀物間謀已誰言爾精微

溫公論蕭望之自殺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
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不肯就戮恭顯以為
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
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
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
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
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白樂天傷蕭京詩曰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
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
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之與君子用置各有
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而盡信忠早絕邪
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憂游兩不斷盛業
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每讀元成紀憤
憤令人悲寄言為國者不得學其時寄言為臣者
可不鑒於斯

免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

溫公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
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
羽楊興之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
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
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
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貢禹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足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韋元成

秦少游曰愚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

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有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終始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

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廟又嘗出游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毀宮室廡庫爲先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

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好儒及卽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

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
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王昭君

程晏設毛延壽自解語曰帝見王嬙美召延壽責
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
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
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
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
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
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
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

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
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
遷亂耳惡可以彼爲美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
工也孰誣其貨哉

六一明妃曲曰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
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
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
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狂風日暮起飄
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二疏

東坡二疏圖贊曰惟天爲健而不予時沉潛剛克

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
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
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于
載于今我觀畫圖涕淚沾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六

成帝

朱雲折檻 石守道 王元之 樂天

張禹 李德裕

王商 李德裕

翟文進 以夢惑自殺 溫公

多災異 樂天

梅子真 羅隱

哀帝 平帝

王氏之亂 子由

揚雄 陳黯

朱雲折檻

石守道漢成帝詩曰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劍
欲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王元之折檻銘曰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
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
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衰之道何以旌其直
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
諸侯繫之于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
兆民之領懸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黠纒矇瞽君
視聾聵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瘖天下之諫口元延
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

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
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
以窄言命不語怪為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
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著蔡卦吉
則喜兆凶則悲此豈蠲贊之道邪手決覆亡之機
躬開殺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
直臣身在下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
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革弗顧宗祧是圖請尚方
劍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檻
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
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

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
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銘曰檻之既折
明朱雲之忠節兮終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
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為忠帝以折檻為恥
忠而不用恥實自貽尚方之劍匣而何施佞臣之
頭惜而胡為任賢有貳去邪而疑姦臣日離新室
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亡其咎誰遺編蠹簡歷
歷可悲千古之下弔而為辭

樂天曰漢成帝以朱雲廷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
檻檻折成帝容之後當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
豈不以臣不受死雖隣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
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
帝之見容也又如此

張禹

李德裕曰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
皆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

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
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
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
夫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
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恐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
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
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
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
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
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
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

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
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
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
雖蛇鬪於鄭鷓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
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
者其臣可以范曄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王商

李德裕荀悅哀王商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
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
離世深藏又曰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

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潛然出涕夫仲尼聖
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竊武愚不可
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
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
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
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
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陋
質薄為數奇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真漢相
容貌懾單于而遭愍於時遇讒而殞豈命之否也
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
余又聞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躬不久

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翟方進以熒惑自殺

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懼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乃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

謂不知命矣

多災異

樂天司天臺詩曰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義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圻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梅子真

羅隱曰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

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櫻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

王氏之亂

子由曰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王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襄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

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奏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爾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揚雄

陳黯詰鳳文曰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爲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_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回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

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惟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佞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生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王荆公曰孔

子叙逸民先伯夷於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於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首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售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故能宗其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

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饑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饑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之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也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

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曾子固荅人書曰蒙䟽示某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尊

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
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
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
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
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懷無耻也在我者固
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
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
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
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致
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

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
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
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
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
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為重矣雄不得而已則
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
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願在我如何
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
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
所謂誑身以信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

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

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孫明復辨揚子作太元曰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拂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

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臨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從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

分順之者吉逆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論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為易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稱太元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謂惟以經莫大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東坡論楊雄文辨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曰孔

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為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知

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六

唐末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七

通論

漢之人召溫公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老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子由

高帝武帝待臣下東坡

漢之人臣權德輿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老泉

文武元成近侍李德裕

韓信酈寄呂溫

袁盎汲黯李德裕

人臣有後 李德裕 東坡

漢風俗 東坡

匈奴樂天 陳子昂

西漢興亡 東坡 馬周

漢之人君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

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疆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至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辯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

漢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
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
下叛之矣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曰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
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
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
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
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
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

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
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
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
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
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
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
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
膺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
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

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敝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蹠蹠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

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雜然皆列於前或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趨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彊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驩心而

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
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
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
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
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
而去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
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
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
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
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
所恐欲其守死不去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

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
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士惟
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
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無術也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曰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
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
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
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
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
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

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

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以太息矣

漢之人臣

權德輿曰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之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次焉至若孔匡張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皆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

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哉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曰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胥吏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

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云云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曰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

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矣
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
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
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
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
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
脩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
千古莫及其故何耶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
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
於理哉

韓信鄲審

呂溫由鹿賦曰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
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
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嗚嗥不飲食者
累日余喟然嘆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
之卽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
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酷者
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云云昔
如淮陰遇禍寃在伸理通說且拒稀謀寧起堂堂
蕭公實曰知己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
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鄲生旣爲交親
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

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會麋鹿之不
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
其始終

袁盎汲黯

李德裕曰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
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
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
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
於是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
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
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

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者
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鋤魔不賊宜
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爲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
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
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
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人近
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
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入臣有後

李德裕曰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

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
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
顯黜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
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
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
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
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
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
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
及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旣而顯徵卿之美削仕伍
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

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
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
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東坡論張湯揚雄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
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
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之
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
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
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
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耳

漢風俗

東坡曰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匈奴

樂天曰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為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鼂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時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

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
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
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病之有廣
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
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
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

陳子昂論突厥曰匈奴爲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
久矣請以秦漢已來事跡證明之始皇之時併吞
六國制有天下按劔叱咤八荒奔馳然匈奴彊梁
威不能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然使蒙恬
將四十萬衆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

七百餘里當時燕齊海嶽贏糧給費徭役煩苦人
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爲其患二代
而亡莫不始於事胡也至漢興高祖受命率羣雄
乘利便以三十萬衆窘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
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
文帝徒以遜辭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
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而卑事
戎狄以倒懸天下也景帝時邊受其患於是漢武
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元默之化海內又
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庫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

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十萬衆以馬邑誘單于師出徒費竟無毫髮之功於是大命六師專以伐胡爲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大受其弊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筭及舟車盜賊羣興京師起亂竟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臣服之漢宗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厭兵革之弊乃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田封丞相爲富民侯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罕復出師屬匈奴數窮天降其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爲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

爲王單于更相攻擊以至大亂殘虐死者計萬億數畜產耗減十至八九又以飢餓相燔燒以求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狄訾且渠當戶以下將兵五萬稽首來降於是北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愚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臥亦明矣夫以漢祖之略武帝之雄謀臣勇將勢盛雷電窮兵黷武傾天下以事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後撫瘡痍之人不敢煬然有出師之意然而未有遺矢之費而臣僕於單于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

理亂有數故曰聖人脩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拾遺耳

西漢興亡

東坡曰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而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

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嶽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元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議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偃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愚嘗觀

兩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事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之者皆有嘗試齊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紐於富貴之

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馬周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曰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

後卽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
可見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
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
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
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商紂
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紂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
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
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七

後所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違事
可見竊專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忍叛
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本有重能
安全者凡暗政教當備之於可備之時若事變一
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商紂
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紂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
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
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
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

